

# 披荆斬棘 —

## 爲中國醫界找一條出路

從去年十一月廿一日的籌備會開始，寫信、邀稿、催稿、收稿到打字、校對、設計、送廠，歷時僅約四個月，綠杏廿四期生出來了，在時間上，是早了許多，不過，它不是早產兒，它還是“白白胖胖的”。

這一期，我們推出了「透視台灣醫療現況」攝影專欄、「糧食與營養」、「諾貝爾醫學—生理學獎」及「預防牙醫學」等專欄，先從糧食與營養問題說起。

### 糧荒、人口品質、家庭計劃

糧荒是今後人類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，圍繞在穀粒、麪包周圍的是擁擠的人口，馬爾薩斯所謂的「人口的自然增殖必須受到限制，否則人類前途必走入悲慘的境遇」的悲慘事實，正節節向人類逼進，我們不能掉以輕心。

家庭計劃是人類打出的一面旗幟。

近年來，我們在推行家庭計劃上已有顯著的成就，無論出生率、自然增加率或人口年增加率都有明顯的下降，唯因農業人口仍佔相當大的比例，在這一環上，家庭計劃如果無法成功推行，則不但人口數量，即人口品質亦將受到嚴重的考驗；基於此，我們覺得今後應特別重視人口品質的改善。

營養影響人口品質甚鉅，因此，我們應迅謀營養政策的制訂，孕產婦膳食的改善。

### 你知道怎麼刷牙嗎？

口腔衛生的重要性，在歐美等先進國家，早爲習以爲常之事，而國內一般的觀念却仍以爲，牙科醫師不過替你拔拔牙、止牙痛而已，和“密”字號的沒什麼大了不起

的差別，這是大錯特錯的。

其實，即連唸了七年的醫學系、四年或五年藥學系、五年醫技或護專的醫學生們，懂得怎麼“刷牙”的恐怕也少之又少的，這是不是件很慚愧的事？

「預防牙醫學」專欄的目的乃在給同學們提供一套完整實用的概念，舉凡齲齒、牙周病、牙菌斑、刷牙方法等都有深入淺出的介紹，但願你看了這個專欄後，齲齒的數目不再進步、牙菌斑掉了、會刷牙了，更希望你的父母親、兄弟姊妹，甚至男朋友或女朋友也有一口清爽、潔白的大牙齒。

### 好奇？自然的奧秘

耗盡大半生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，完成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鉅著的英國牛津學者李約瑟教授，在「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」一書裏，爲中國科學之遲滯不前，下了一個畫龍點睛的結論：中國科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爲了「實用」。

這兩個字害慘了我們，以至於使我們今日，在高速轉印印刷機前，仍沾沾於畢昇的活字版；在愛因斯坦的質能互變定律前，仍自喜於我們的火藥。

李約瑟反問說：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又是因爲什麼發展起來的呢？

陳之藩教授在李約瑟的書的背面，看出了另一個原因：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爲了「好奇」。

好什麼奇？好「自然的奧秘」之奇！

且讓我們看看「諾貝爾醫學—生理學獎」的一些好之輩吧！

在策劃「諾貝爾醫學—生理學獎」專欄時，我們是

# 編者的話



丁春忠

著嗜試與恐懼之心的，一則執筆同學自覺無才可言、所學甚淺，再則原始資料找尋不易，而篇幅又少，勢必只能作勾玄提要之述，不過，既已決心完成，只好憑一股初生犢的傻勁盡力而爲了。前前後後，這個專欄費了我們最大的心血、最多的財力，醫三陳瑞瀾同學爲此把整個寒假泡在美國新聞處、中央圖書館，而寫成將近兩萬字之稿，惜因篇幅所限，不得不改變寫作計劃，忍痛割愛，我必須在此向瑞瀾兄表達深切的歉意。

總論「獎」一文，描繪了阿腓烈·波恩哈德·諾貝爾這位近代科學史上有大貢獻的科學家一生的輪廓，並儘可能完整地將七十四年來的醫學—生理學獎的各項資料作成統計。

完成分論的各篇文章後，林鴻德、徐嘉英學長向我抱怨，頹呼不過癮，因爲他們覺得還有很多可寫、該寫。

但願讀者能從這些好奇的學者身上獲得一些啓示。

## 披荊斬棘—爲中國醫界找一條出路

說我們的醫療現況是一片混亂，很多人不敢相信，這一期就讓我們在「眼見爲信」的前提下，來「看看」我們的醫療現況的點、線、面。

在籌劃「透視台灣醫療現況」攝影專欄等，高義然學長主張，既爲攝影專欄，應求寫實、客觀，因此，我們儘可能不用文字說明。

這個攝影專欄有兩個目的，第一：希望能爲綠杏的編輯找出一個新方向。第二：讓讀者看看我們醫療現況的一些梗概。

這個專欄，從籌劃到完成歷時僅一個多月，距完美仍相當遠，但願它在編輯方向上及對創造未來醫界的光明面

，能發生一點空谷足音之效，則予願足矣！

提起混亂的醫療現況，我們深有悲痛之感。數十年來，我們的經濟在突飛猛進，而我們醫療混亂現況却日甚一日。

醫療混亂的癥結在科學醫學與中國傳統古醫之爭，在嚷嚷不休後，現代醫學的工作者服了、懶了、氣得說不出話來了，爭吵的後果是滿城的密醫僞藥、滿街的命酒仙丹和滿紙的鳴謝廣告。

除非解決中醫問題，否則中國的醫界將永遠是一片荒烟蔓草，但願有心人勇敢撐起這個十字架，披荊斬棘—爲中國醫界找一條出路。

## 也說幾個謝字

編後，我要感謝所有工作同學容忍了我求好心切的苛刻。

「黃阿姨」黃淑卿來來回回在會議室和印刷廠之間，幫忙送稿取稿，節省了我不少時間；「糊塗」陳全湖初次下海參與美編工作，兢兢業業、連連通宵熬夜，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約會時間；「製版工程師」江維鏞在預官和阿兵哥之間搖幌不定時，仍不分晝夜給予這個快生出來的寶寶以最妥切的產前照顧；好友高義然毫無怨言地東奔西跑；這些都是深深感動我的，他們將永遠在我的記憶裏閃耀著光輝。

還有「謝帥」謝章平學長在忙碌中，爲了綠杏，在寒冷的雨夜，再度拖著臃腫的身子翻過圍牆，實在令我感激而不安，也一併說聲「謝了！」。

六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脫稿於吳興街